
明史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一百二十二

王縝　李充嗣　方良永

王爌 范鏞　王軏 屠楷 楊行中　盧紳

徐問　顧璘 從弟璵　孫陞

尹臺　呂光洵　趙大佑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縝登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年春災異求言縝奏請獎勸忠直優恤軍民減冗食寬文網報聞明年劾三邊總制王越言越往結汪直廉恥蕩然黜廢之餘天下稱快今復輸賄李廣統制邊疆巨猾老奸不

可使玷節鉞章下所司已復條列時政十四事因薦致仕尚書秦紘侍郎許進都御史樊瑩布政使舒清可大用而請召還前給事中林廷玉御史胡獻行人王雄時論韙之出理南畿屯田至松江見有司方徵白紵六千疋民不能辦縝即上言紵布本非正供一旦加徵民情驚懼有司以貢獻爲能不免督趣嚴急若弗遂止異時皆稱無名之徵搬自陛下於聖德不能無損又以上清宮將重建具言江西水旱頻仍今方營寧益二王府第不可更興大役詔皆爲之罷止累遷工科都給事中武宗初立有內府工匠以營造

加恩縝率同官上言昔唐明皇初載內殿常置無逸圖而寓內乂安末年易以山水障子而國勢凌替宋仁宗嘗命輔臣書孝經無逸為圖而享國最久至徽宗崇尚羽毛山水諸畫而宋室不競由是觀之人主好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初登大寶而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勞進秩者誠不可以示後世宜散遣先朝諸畫士而革工匠所授官毋為新政累帝不能用中官張永請改築通州新城工部持不可帝弗從縝言泰陵工作方興京營士卒未得息肩復興無益之役帝乃止正德元年出為山西右參政六年由福建左布

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贛松諸府江西姚源賊首王浩八掠婺源休寧諸縣績協諸軍討平之進秩賚銀幣乾清宮災疏陳四事請養宗室子於宮中以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以省供億禁南京監局濫取夫役以蘇民困召還建言被黜諸臣以廣言路不報由郎陽巡撫還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紹統疏陳正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戶部尚書時應天及滁州大饑民死徙相望績條上救災十策民賴以濟未幾卒官績敦重寡言笑居官能舉職數有論建為時所稱李充嗣字士修內江人給事中蕃孫也舉成化末年

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初授戶部主事以從父臨安爲郎中改刑部偵事校尉怙勢多所干謁郎中車霆等峻拒之其人怒遂發隸卒要索因賄事霆及充嗣等十四人咸下獄謫官於外充嗣得岳州通判久之移隨州知州擢陝西僉事父憂歸居喪哀毀日惟啜粥服除以母老不出正德初劉瑾亂政罪諸守制踰期者充嗣遂勒致仕瑾敗起官江西討華林賊有功歷雲南按察使舉治行卓異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大祲請發帑金移粟賑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衆議遣還就賑充嗣曰彼旦暮且死

安能匍匐逗故鄉爲養糜哺之踰月而後資遣初鎮守中官廖堂黨附逆瑾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者遂以爲常充嗣言於朝曰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黃鷹角鷹錦鷄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歛自恣漁獵其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苛派動數十萬而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榷商賈貸利小民脂膏日填奸人之腹乞嚴行禁絶用救疲甿疏奏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睢陽盜張鋭淅川盜王泰等相繼起充嗣應時討平並賚銀幣十三年移撫應天諸

府歲亦大饑悉心振救是時寧王宸濠有逆謀充嗣豫爲之備明年宸濠果反充嗣謂南京兵部尚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之於公畿輔則充嗣任之乃下令撫安人心分布士馬搜間諜戮之自將精兵萬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諭令堅守待援傳檄部内詭言京邊兵十萬旦夕且至趣供餉賊得之疑懼已竟潰敗事定巡按御史胡潔頌其功時已就進戶部右侍郎乃賜勅嘉勞及帝駐蹕南京充嗣外供師旅内鎮撫士民勞績爲多十六年正月朔旦太平府東南有大星如火俄變而白長六七尺橫亘東西復變

爲勾曲良久乃滅充嗣上章曰按占書此乃國皇星也梁普通中有之其應爲有急兵春秋考異曰國皇見東南兵起天下急又風角書凡妖星必以寅日見今正遇甲寅之日其爲妖無疑東南國家財賦之區今民力已竭民財已窮倘更有不測變何以制之乞力圖修省整飭武備以防患未然帝不省時有建議修蘇松水利者廷議即屬充嗣乃就進工部尚書領水利事巡撫如故未幾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霈顏如瓌佐之於是博訪羣策大開白茅港疏吳淞江六閱月而訖工水以通利語詳河渠志嘉靖元年論

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蔭松白粮輸供內府正德時驟增內使五千人白粮亦加十三萬石民大困帝用充嗣言減從故額充嗣又請常賦外盡蠲歲辦之浮舊額者內府徵收監以科道官毋滋宦侍苛索帝俱從之尋改南京兵部尚書七年致仕卒久之詔贈太子太保謚康和充嗣好學有器局所居官以嚴辦稱性儉素祿入輒散之親故布袍蔬食終其身不厭兄子槃舉進士爲給事中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幼有異稟甫授書即能精思程朱之旨舉弘治三年進士督通兩廣峻卻餽遺爲

布政使劉大夏所器還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擢廣東僉事瓊州賊符南蛇爲亂衆至四萬大夏時爲總督檄攝海南兵備良永乃會師討平之御史有忌者坐良永失利時大夏已入爲本兵曰方僉事功最何可罪也爲白於朝獲賚銀幣正德初父喪除待銓闕下時劉瑾竊政外官朝見畢必謁瑾鴻臚導良永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東向揖瑾良永竟趨出瑾怒及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以官非常設誣良永干進勤致仕既去怒未已海南有訴殺人者瑾欲用此中之賴勘者刑部郎中周敏持故案爲

良永力白得不坐瑾誅起湖廣副使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朱志榮頗恣肆憚良永方嚴厚與結歡良永卒發其罪志榮竟謫戍九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擧治行卓異旋改浙江左布政使時朱寧用事威燄薰灼以鈔二萬粥之於浙易銀三萬餘兩諸司憚寧欲抑配於民良永爭之不得乃疏陳其狀曰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諸府自冬徂春雨雹爲灾蚕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寧本廝養賤流陛下假以義子之名躋諸公侯之列賜予無筭納賄不貲橐篋之中詎少此數萬金乃敢攫取民

財戕賊邦本而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復並緣爲奸椎膚剝髓民豈堪命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皆陛下親臣亦且畏威處患爲之役使君門萬里赴愬無由臣何敢愛一死隱忍不聞伏祈陛下赫然發怒下寧詔獄明正典刑諸所科歛悉還之民並治其黨羽以謝百姓疏至通政私以示寧寧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耳乃寢召還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寧初意散鈔徧天下處阻遏姑先行之浙江山東山東爲巡撫趙璜所格而良永至白發其奸寧自是不敢務鈔矣時寧方得志公卿

臺諫無敢出一語忤其意獨良永以外僚誦言誅之聞者莫不震悚良永疏上待罪久之竟不下念母老恐一旦中禍不測遂三疏乞休去里居與林俊陳茂烈鄭岳相與敦行禮讓爲邦族先世宗即位中外交薦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良永以母老再疏乞終養詞甚切詔許之都御史姚鏌請於常格外顯示褒寵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三石疏辭不允久之母卒詔賜祭塋皆異數也服除命以故官巡撫應天即家賜勑執政以書敦

駕新建伯王守仁亦遺書勸之良永曰天子用我屢矣茲且無以爲辭行至衢州疾作連疏乞致仕未報遽歸卒卒而後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暨訃聞賜卹如制謚簡肅良永性至孝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月及母病時良永年六十餘矣手進湯藥時時屏息撫摩所居倚廬曰爲孺子泣喪紀不以衰殺稱純孝焉素善守仁而論學不與之同嘗語人曰近世嵩言心學爲宏闊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悟獨到推其說以自附於象山而上達於孔子目聖賢教人次第爲小子無用之學程朱而下無不受擯嗚呼其妄有如此

即所謂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毋亦優孟之爲孫叔敖乎弟良節同舉進士終官廣東左布政使亦有治行子重燾舉於鄉以孝聞

王爌字存約黃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正德初擢工科給事中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嘗陳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十年追論南京兵部尚書張瀠往在戶部建議徵天下積逋以媚劉瑾今不可典留樞吏部爲瀠曲解乃止武定侯郭勳鎮兩廣行事乖謬及奉詔自陳又強辨爌等駁之而都察院覆章遺其駁語爌並劾都御史彭澤帝爲責澤置勛不

問御史林有年坐直言下獄浙江僉事韓邦奇以忤
中官被逮爌皆抗疏救之車駕幸大同久而不返爌
力請還鑾俄以救彭澤忤王瓊中旨謫外得惠州推
官世宗立復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太僕少卿改太常
嘉靖三年遷應天府尹都民積苦供億爌力爲減除
忤權要不恤冗費冗役十去五六歲大祲又奏免其
賦民大悅爲立生祠居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署
部事御史潘壯雅與爌不相能及是坐大獄詔爌提
問壯慮爌修郤託人求觧爌笑曰寧有是哉力白壯
罪忤旨切責壯竟除名尋以母老歸養家居十年起

故官踰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歲時進表率
以兩御史監禮爣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奉賀入
都謁內閣憂言言倨甚大臣進見多隅坐爣獨引坐
正之言不悅爣遂謝病歸爣歷官清謹雅數節槩不
能隨俯仰故位雖高卒在散地及卒子南雄知府宏
入都請卹謁嚴嵩嵩與爣有平生讎得贈工部尚書
同時忤王瓊得罪者范鏞筆昌衛人弘治中進士為
御史嘗坐事下獄旋得釋再遷四川副使治建昌中
官憚其丰采不敢肆時議開鑛鏞奏罷之正德十年
累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稽核戎伍清權門役占

戎備肅然踰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金齒騰衝
不足當中土一縣已屬內外鎮守節制而是時復增
遣中官王陽參將沐崧鏞言腹削多門民胡由靖請
永罷勿設是時宦官爲政不用其言王瓊專恣喜人
附己而鏞以亮直爲瓊所憾會都司缺人鏞遣一都
指揮署之瓊遂劾鏞專擅鏞援故事以奏瓊又劾鏞
不輸罪逮下詔獄踰年言官交章請宥不報論鞫至
再法司議當罰金瓊不可竟謫湖廣右參政世宗立
言官爭爲之訟而鏞已卒復官賜祭尋諡恭惠
王軏開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歷工部員

外郎出監遵化鐵廠劾前郎中鮑瓚等三人虧耗因言鐵已足用乞減歲辦數以寬民禁豪家毋攬納薪炭詔俱從之瓚等並罰米輸塞上累遷山東左布政使嘉靖初入爲順天府尹三年春房山地震軏極言召災有由語多指斥忤旨切責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芒部土官知府隴慰死庶子政與嫡子壽爭立朝議立壽政怒倚烏撒土酋安寧數搆兵已使人誘殺壽奪其印軏請討之乃會貴州兵分道並進擒政於水西俘斬八百四十人招降四千九砦璽書獎勞時將營仁壽宮就拜軏工部右侍郎督採大木未

幾工罷召還改戶部七年覈九門苜蓿地時地額一百十頃歲役軍四百人耕之以供內廐飼秣而軍率游閒地多廢不治軏請止留四十頃耕用三十人而以餘地歸之民還軍於伍詔報從之已偕給事御史勘御馬監草塲釐出塲地二萬一千五百餘頃募民佃種歲益課銀七萬二千有奇當是時帝銳意剔除宿弊近幸莫敢撓有務山民李聰者以牧馬地十餘頃獻中官韋恒爲果園軏釐而歸之官未幾奸人馮賢等復獻之中官李秀秀爲請於帝軏抗疏劾之帝雖宥秀竟按治賢等如律又出覈勛戚莊田疏言權

豪之家兼并多者至數百千頃雄據膏腴跨連郡邑此後勛戚日增而地不加益何以塞無厭之請請如周制計品秩以定多寡别親疎以加約損其非詔賜而隱占者俱從追斷庶經久可行之道也疏下户部尚書梁材多採用其言自是兼并者悉歸之官矣八年進左侍郎初軏之平隴政也以隴氏無後請改設流官兵部尚書李鉞等然之遂改芒部爲鎮雄府分置四長官司授隴氏疎屬阿濟等爲長官而擢重慶府通判程洸爲試知府既而洸不善撫馭隴氏舊部沙保等糾衆爲亂攻陷鎮雄執洸奪其印欲復立隴

氏後後巡撫王廷相等破保洮得還保子普奴復連烏撒水西諸苗攻剽畢節諸衛帝命伍文定圖之以朝議不合召還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議川貴諸司咸執不可軏狥程洮邪說違衆獨行致疆埸不靖遂罷軏官明年以兵部尚書李承勛薦起故官總督倉場再還南京戶部尚書御史龔湜劾軏老悖吏部言軏居身儉素搢紳儀表御史言非是帝乃責湜妄言十五年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詔舉將材與禮部尚書霍韜等舉都督鄭卿都指揮洮希儀等二十二人帝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罷而疏中言享年若

帝常以爲非吾君體勤爲民久之卒同時官南部有
聲者臨桂屠楷陜西咸寧盧紳順天通州楊行中皆
嘉靖二年進士楷由兵部主事歷文選郎中廉潔寡
交游門無私謁累遷南京工部吏部兵部尚書歸田
杜門讀書所居僅蔽風雨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紳
由遂寧知縣遷工部主事歷南京戶部尚書爲人誠
慤居官務修實政以孝友恭儉稱於鄉行中由山陰
知縣徵拜御史出按遼東輯寧兵變武定侯郭勛倚
勢橫肆撻之於市累遷左副都御史歷南京工部吏
部尚書嚴嵩以行中不附已惡之及李本考察兩京

大臣承嵩風旨令致仕既歸敝廬蕭然雖老猶不廢學云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廣平推官以廉潔稱遷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出爲登州知府地濱海多盜問招捕殆盡調臨江民素病水潦爲增築堤防七十二治甚有名轉長蘆鹽運司運使故利藪自好者咸不欒居問曰官能汙人耶吾請以身試之既之官潔白自將卒不名一錢累遷廣東左布政使中使採珠不中程巡按御史憂之將責諸商問爭曰民採珠有禁若爾不趣商爲盜耶乃止嘉靖十一

年以治行卓異受旌俄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山州賊蒙鉞弑父爲亂問將討之聞南丹泗城欲發兵助逆問預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鉞弟釗復父仇事平得承襲鉞捷絶問督大兵分道入誅之捷聞賜金綺問撫黔三年日夕進長吏訪求疾苦晝利便甚得黔人心召爲兵部右侍郎疏陳武備八事多見採納又言兩廣雲貴半皆土司深山密箐爲猺獞羅𤞑所窟穴今邊將喜功召釁好爲除巢掃穴之舉王師每入巨憝潛踪凡所誅戮率皆蠢爾無辜之赤子夫興大兵費厚餉以易無辜之命非陛下好生之意

也宜勑邊臣布威信嚴阨塞謹哨探使各安邊境以絶禍萌帝深納其言尋引疾歸二十一年召爲南京禮部侍郎久之就遷戶部尚書復引疾去問清修懿行好學不倦有得輒扎記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隆慶初謚莊裕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廣平知縣年少氣鋭善摘發有吏能遷南京吏部主事進郎中璘負俊才初與同里陳沂王韋學爲詩古文及是官閒無事又官於其鄉益交海內名士李夢陽何景明朱應登徐禎卿之徒相與倡和文日有名正德初出爲

開封知府大盜趙燧等起都御史彭澤來督師知璘才簡以自輔不數月賊平璘籌畫爲多鎮守中官王宏恣肆璘入謁不拜有所徵求又不應宏怒誣劾璘迎勅不跪欺凌鎮守而厚賄錦衣錢寧令文致之遂逮下詔獄主者責璘對狀璘言迎勅故無跪禮且前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璘長至拜鎮守亦無著令璘何罪主者曰然則誤逮汝耶今何時也無多言璘曰公主詔獄安得但言權勢不論國法主者以復寧寧遣人至開封廉其他罪無所得竟坐慢勅謫全州知州十一年遷台州知府力袪叢弊專惠養小民嘉

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歷浙江左布政使璘長於理劇不踰年蠹弊悉除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過家乞養親帝責吏部擢璘過驟命璘以布政使致仕十六年用吏部薦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境內多蘆洲延袤千里與其他湖蕩率為王府及豪家侵據得利不貲璘奏盡以賦民湖廣地大事繁前巡撫但高居受成事璘獨省騶從遍歷下邑咨民疾苦而蠲除之居二年拜吏部右侍郎會章聖太后崩命以工部左侍郎督山陵宮殿諸役璘工程節財事集而民不困時湖廣河南歲祲饑民相率赴工就食工竣民不

散璘言民貧無所歸宜急行賑救部方議行而御史姚虞復以流民圖上遂大獲賑貸二十一年論工進尚書璘修興都志上馬俄改涖南京刑部璘當官守法親故有干請拒不從其羅於法者亦不肯骫骳以徇故怨謗易起而璘故有才氣高視緩步任情進止南都貴人多新進璘持前輩體臨之或傲然不爲意而布衣文學士則引爲交友談諧竟日於是賓客日進詩文流布四方一時名士咸歸之而忌者益側目給事中甄成德遂上奏極詆詔解官聽勘明年卒從弟瑮字英玉正德中進士歷南京兵部郎中有清操

所親為武官坐事屬璩父祈鮮璩不可竟正其罪魏
國公子以冒濫得錦衣嘉靖初奉詔清汰尚書欲庇
之璩卒落其職當事者多不悅會考察貶一秩除許
州知州三遷河南副使與巡按御史論事不合封還
其牒全列愕然璩曰天子置按察司為外臺寧令其
枉法媚人耶信陽故有官租充監司私費璩獨不取
按察使惡之嫉於御史罷其官璩家本素豐盡費以
資官用遂貧至訓蒙自給同年生霍韜重其操以廢
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受好學能詩文名與璘相埒
璘家居日置酒宴客每召璩璩謝不往有時絕粮貽

以斗粟亦不受其介行如此
孫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右中允遷國子祭酒其教先器識抑浮競爲格二十二條以勵諸生遇撥歷不以權貴請屬有所左右三十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徐階爲尚書與陞相得事多咨而後行尋遷左帝建元佑宮於承天命陞奉安先帝后有司盛廚傳以待陞悉麾去襄鄧間方役民治河而不給廩陞憫之賦詩遺有司役者乃得食還改吏部毋憂歸哀毀若喪父再歷禮吏二部侍郎時嚴嵩枋國陞其門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

京禮部缺尚書當用翰林資深者衆皆不欲行陞獨請陞以遠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自少嗜學淹洽羣籍修身慎行擇地而蹈嘗念父死寧庶人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父文善事母兄居官佩服雅素口不言人過一時稱篤行者莫先馬四子鑨鋌錝鑛仕皆通顯鑨鑛自有傳鋌舉進士歷國子祭酒遷南京禮部右侍郎未上卒錝舉進士由御史至太僕卿

尹臺字崇基永新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以終養歸母喪哀毀既襄事猶啜粥還朝守故

官二十九年同考會試發策有重臣權臣語世宗閱
之感動亟取臣鑒錄賢奸傳二書備省覽嚴嵩疑其
言刺已然以同鄉故仍善遇之久次當遷司業以讓
趙貞吉尋進中允典試南畿復因發策刺遣將帝摘
以示嵩時嵩方與臺議婚爲婉觧於帝已而臺竟不
許婚再遷南京祭酒將行嵩擧酒屬臺曰何以教我
臺曰楊繼盛言誠狂願勿貽主上殺諫臣名俄改北
監帝諭嵩擇詞臣二人直西苑嵩稱吏部侍郎茅瓚
及臺遂進臺少詹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帝目屬
之尋奉御劄命代祀先聖嵩使子世蕃賀曰上有意

用公吏禮二部惟所擇臺曰侍郎何官可以傳奉進乎嵩恚而止尋以撰青詞弗稱旨世蕃因騰蜚語謂臺嘗私謁御史曹光帝遂傳諭責數臺罷其入直及當還詹事爲鄢懋卿所親得之懋卿故傳嵩語慰臺臺曰都御史乃爲相府傳語耶臺既積失權要指遂出爲南京吏部右侍郎嵩敗就進禮部尚書故事教坊司伎樂供奉禮部及臺省臺病其褻慢罷之旋爲御史王同道所劾削籍歸穆宗即位起故官先是帝生長子於潛邸生母康妃服制未除也世宗不懌語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以諮臺臺曰孝慈錄序以禁

服中生子爲過可舉以對也嵩告如其言世宗意乃
釋至是帝數詢及臺或諷臺白前事臺曰向爲國體
慮豈計今日哉居亡何致仕歸臺嚮意理學先後與
羅欽順鄒守益羅洪先唐順之唐樞互質無所偏主
鄒元標嘗稱其學不傍門户能密自體驗云
吕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知崇
安縣縣有女子中祟或導其父投牒訴光洵曰此欲
困我耳立草檄移城隍神明日鬼謂女曰汝家驅我
我姑去霜降當復來至期光洵果以憂去再補溧陽
御史行縣毀羮䉶黑疑寘毒將譴庖者光洵馳往對

御史立盡黃一器疑始釋以治最徵授御史帝南巡大學士顧鼎臣兵部尚書張瓚居守時監生任爵等方謁選除授無期乃相與營於吏部侍郎張潮復已汰教官補其缺鼎臣遽以東宮令旨行之又還將求還重賄賄瓚為宣武諸門所獲光洵言已汰之官鼎臣不宜擅復瓚納賕有跡而法司猶為曲掩並宜窮詰章上帝心動下所司嚴核鼎臣潮大懼疏辨且引罪尚書許讚亦代為辨帝乃釋之而瓚以多內援亦得逃罪然光洵自是有名出按甘肅總督劉天和大破敵於黑水苑故事敘功不及御史時內閣兵部咸

借邊功進秩故光洵亦得增秩一級自是論叙多及
御史矣二十三年疏劾兵部侍郎侯綸貴州巡撫劉
彭年遼東巡撫孫禬嗜利不職彭年遂罷綸調官尋
出按蘇松諸府建閘白茅港吳淞江大興水利以平
太倉海寇功再增俸一秩俺荅犯京師投嫚書求貢
光洵力言不可許寇退奉命偕給事中俞鸞閱實九
門奇正軍數還奏缺五萬餘人存者亦老弱不任戰
因劾總督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鏸以下數十人
罪停祿革任有差擢南京光祿少卿歷兩京工部左
侍郎四十二年雲南苗裔阿方李向陽等聚衆為亂

僞稱王大掠嵋峨昆陽新化諸州縣土官王一心爲
援光洵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乘一心悔許討賊自
効招降其黨數百人督兵擊向陽禽之克其巢斬阿
方餘黨盡平録功進兵部尚書武定土酋鳳繼祖叛
率衆攻武定新城敗通判胡文顯軍僉事張澤援之
被執光洵趣諸道兵傳新城圍繼祖砦繼祖哭走奔
四川會里州光洵發兵窮追且檄土官高繼先擒賊
繼祖遂授首時黔國公沐朝弼數致厚賄光洵却之
且發其庇賊及縱下豪奪狀弼由是憾結權貴騰謗
於朝隆慶元年召光洵爲南京工部尚書未上竟坐

考察拾遺罷歸

趙大佑字世脩浙江太平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鳳陽推官徵授御史巡按貴州宣慰安萬銓多行不義指揮張仁李木助之大佑執二人正其罪將按萬銓巡撫劉彭年受賕寢令萬銓甲而爲移牒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釁以脅大佑大佑持益堅萬銓窘遂因服出就理蜡爾山苗叛大佑劾故貴州巡撫韓士英及湖廣巡撫陸杰養寇貽患請罷斥頃之劾南京兵部尚書王堯封及兵部右侍郎費寀言堯封嗜利無恥大學士翟鑾以同年生援之而鑾又薦寀掌翰林

院事案久玷物議往在南京以貪緣夏言得召今不可復長詞苑乞罷堯封案勿用戒鑾毋朋比疏至而堯封已罷案得留久之擢大理右寺丞再遷左副都御史進刑部右侍郎伊王典楧有罪偕錦衣官往按嚴嵩納王重賕囑大佑大佑卒具暴其僭擬不道數十事當奪爵終以嵩力第戒令改正然額外所招校尉及護衛軍以大佑言汰去且萬人四十年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刑部尚書齊宗人殺其僕以誣儒生生家故素封刑曹郎引嫌不爲白大佑立出之中人馬廣坐法當刑其黨用事者祈緩死大

佑執不可居留都五年以親老乞養歸甫踰年穆宗嗣位言官交薦起故官俄改南京兵部三疏辭不起尋卒大佑博大精敏有器量自守介然家居足跡不及公府鄉人重焉

論曰明自宅京於北而南都部院遂成散地士大夫之下徇流俗及自甘靜退者往往居之雖無所效其績用然優游養望有餘矣王縝以下多遷自巡撫彼其綏民靖寇率表表有所建樹而良永推倖倖之鋒顧璘負文章之望又其最也陸與臺並詞曹清貫恬曠自將足以厲廉隅而息躁競以處留京亦稱其志

矣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五十三

王憲　金獻民　李鉞

王時中　王以旂　王邦瑞

聶豹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進士歷知阜平滑二縣召拜御史出按蘇松諸府搏擊豪貴以彊直名正德初擢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清理甘肅屯田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歷鄖陽大同以應州禦寇功蔭錦衣世百戶居二載遷戶部右侍郎兼故官改撫陝西尋入為兵部右侍郎近畿盜起命偕太監張忠

都督朱泰率兵捕之以功仍廕錦衣武宗南征命率
户兵工三部部各一人督理軍儲是時權倖用事憲
顛附之明年駕旋遂以中旨代王瓊為兵部尚書御
史范永鑾力爭并報世宗踐阼給事中史道復劾之
旋自陳罷去嘉靖四年廷推鄧璋及憲為三邊總制
言官並持不可帝竟用憲時中官織花絨於陝大為
公私患憲疏請罷之又因世廟告成請釋還議禮得
罪諸臣且言災變頻仍而君身修省未至大臣蒙蔽
聖聽小臣邀結人心弊政亟行下乖人紀致上干天
道乞勅所司條上立為釐正更戒諭臣工交相儆戒

切刑此傷治積弊俱報聞又明年春憲奏賊侵神木永興諸堡參將王宰敗之番寇松蘭嶺亦為守備史經所敗璽書獎諭已疏言邊將不為國憲專事營競至朘削瘦軍賂遺朝貴請勅廠衛及五城嚴行巡緝又言諸邊首功有十餘年未賞者何以激厲將士請勅所司速敘從報可吉囊擁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都指揮卜寀伏兵斷其歸路賊走至青羊嶺伏發大敗去凡斬首三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捷聞帝大喜加憲太子太保復予一子廕蓋至是凡三廕錦衣

世百户吳說而桂等張璁欲用王瓊為總制改憲南
京兵部尚書已入為左都御史時朔州告急廷議推
憲總督宣大憲稱疾不肯行曰我甫入中台何鬼驅
之亟也衆固彊之憲拒益力于是給事中夏言趙廷
瑞劾憲託疾避難復罷歸憲之在三邊也甚有威望
及石臼之役功尤偉帝雖因人言罷憲顧追念之十
年九月即家召憲憲由是再入兵部會小王子入寇
條上平戎及諸邊防禦事宜又請立宗營分伍操練
法諸將不得籍口內府供事規避營操帝俱嘉納惟
制軍功輸叙有並擒斬首當先殿後奇功頭功諸等

其後滋育日多寖無區別憲定為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臚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為成式尋兼督團營十二年西番諸國來貢稱王號者百餘人禮部言其非制請下內閣擬答勅大學士張孚敬言先年使者稱王亦三四十人當時並如所稱答之未可遽加裁抑乞下所司詳議于是憲與禮卿夏言等請如成化弘治間例答勅止及國王一人中以天語少加貶責仍限以貢期人數勿令踰數無時議遂定大同兵變憲初言首亂當誅者不過六七十人餘皆脅從宜散遣而孚敬與總督侍郎劉源

清力主用兵憲乃不敢堅前議更右源清役源清見城堅不可下而北寇又內侵請別遣文武大臣帥師禦北寇已得一意攻城憲亦議從其奏論者多尤憲失策會帝悟大同重鎮不宜破壞乃寢其事而亂賊亦定源清竟得罪去十四年春憲以年老致仕踰二年卒贈少保謚康毅子致孝副都御史見楊守謙傳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初選授御史爲人通敏强幹明習法律按雲南順天並著風裁出爲天津兵備副使歷湖廣按察使正德初劉瑾亂政逆坐獻民天津屯地不實與巡撫柳

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為民未幾又坐湖廣事再下獄
詞贖歸踰年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擬不實罰米輸
塞下瑾誅起貴州按察使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嗣
位召為左都御史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修省條上
時政五事多報可因李春陽已下刑部程責已下都
察院皆改詔獄獻民據故事力爭已還刑部尚書執
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其冬代彭澤為
兵部尚書明年三月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革獻民
因請敕天下鎮巡官恤民弭盜訓兵備餉預戰守之
備且言宜用賢納諫修己安人罷土木屏玩好帝頗

采納帝之初即位盡斥罷先朝傳奉官已而太監丘
福滿傑等死詔授其弟姪為錦衣千百戶及司禮太
監張欽死無嗣屬以家人李贇承廕未幾贇死帝欲
復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又明年秋土
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二萬騎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
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往禦之比至蘭州巡撫陳
九疇總兵官姜奭已破賊獻民再以捷聞賜璽書褒
諭獻民以寇屢犯邊而將帥不能振屬戎備日弛請
勅文武將吏蒐軍實練武勇利器械修城堡以奮起
之創是邊備漸飭還京論功廕錦衣世百戶中官俞

泰養子賢以錦衣衛戶貴緣中旨得管事諫官爭之獻民言祖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今賢棄公家地庸又非泰子姪猥以廝養冒竊名器泰穀與章不可也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先是錦衣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見汰至是奏辯不已下部覆議獻民上言全等本以詭冒得官足不復行陳為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濫疏顯秩陛下登極詔去者三百餘人人以心稱快乃全等依憑城社投賄權門覬圖復進萬一聽端再啓則前此詔令皆屬虛文將來奏擾何有紀極亟正厥辜慎杜其漸帝竟授

全等試百戶獻民獲奏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今以小人紛紜奏辯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之私壞祖宗之法竊為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夤緣營事而奔競也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援已踵至矣雖生厲階至今為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亦以為言不聽會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獲其籍獻民名在焉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邦奇訐前尚書彭澤詞連獻民逮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征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閒住削其世

歷詔可初大禮議起獻民數從廷臣疏爭及左順門哭諫又獻民與徐文華偶之帝由此不悅至是卒得罪隆慶初贈恤如制

李鉞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御史正德改元因天鳴星變偕同官陳數事謂內閣典司政本宜數賜召對不可旨從中出中官如李興歲興工役靡理虛耗帑儲苗逵擄奪民地妄覬邊功高鳳引進奸商阻壞鹽政皆當按問明正其辜閣臣所陳十弊已奉詔議行而草場之占如故尚書李孟暘都督神英輩數經論劾猶然居位皆時弊之大者也武宗不能

用以失歸劉瑾悉鉞訾劾其黨假他事罰米五百石
榆遂五年起故官出為鞏昌知府踰年遷四川副使
流賊方四等作亂蜀中騷然巡撫林俊委鉞與副使
何珊分道進討賊屢敗追至綦江桑隘壓之賊多墜
崖死先後斬首千四百餘級俘獲千百餘人踣死者
又萬人論功賜金幣加俸一級九年遷陝西按察使
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一年寇入句羊口南牧
鉞度宣大有備寇未必得志必移毒奇嵐五台諸州
縣乃亟畫戰守寇果犯奇嵐鉞與延綏援將安國杭
雄禦敗之捷聞鉞加俸一級尋討平內寇武廷章等

明年入理院事世宗即位歷兵部左右侍郎嘉靖元年正月出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鉞長于軍旅料敵多中初至因寇已入犯而援兵未集鉞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伏未敢逼乃砲擊之寇引去鉞以其間增築墩堡鑿烽堠廣儲蓄選壯勇為伏未幾寇復深入平涼邠州肆殺掠鉞令遊擊時陳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遏其歸寇過之潰斬獲多鉞策寇既失利必東犯延綏預檄諸將設伏待之寇果至伏發又敗之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珝等并及鉞鉞奪淮職責鉞圖後效鉞自劾乞休

不許明年益楊錦等剝劫延安綏德間殺指揮翟相等鉞督將士討禽之以塞上無警承詔召還給事中劉世揚請留鉞陝西展盡方畧諸邊巡撫久任責成功帝但命巡撫久任仍召鉞還京師明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居數月召掌都察院事尋代金獻民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中官刀永請補監局軍匠鉞言內官監織染局匠役萬一千五百有奇歲支粮十五萬餘石其他監局更難數計不為不多矣今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四方頻奏饑荒若使數端復開冗食不節太倉所備立可待盡寧不寒心哉

帝頗納其言已而中官陳乞還至帝輒許之鉞再疏力爭帝不能從中官崔文為錦衣千戶馮鐸乞進秩薊州鎮守中官李能使家人冒功得官羽林復求改注錦衣衛司禮太監扶安死錄其家八人官錦衣南京內守備已增至三人復命卜春添注管事錦衣試百戶楊綱以緝捕何政以中官從子詔予實授鉞連章執奏皆不納明年四月會武宴武定侯郭勛以五府列尚書之下疏爭之鉞言中府之有會武宴猶禮部之有恩榮宴也恩榮禮部為主會武以中府為主故皆列于各部尚書之次禮以義起闈宴可徵此不

得引團營故事爭也帝竟從勛言已而中官周繕王
本復乞錄已故中官羅籥秦文宗屬帝許之鉞言舊
制武階專以待軍功正德間為權奸所壞幾危社稷
今釐革未幾而內臣乞恩之奏隨請隨得恐將來無
復底止帝稱引先朝故事命鉞勿復言會大計軍政
御馬監太監閻洪請自考騰驤四衛及牧馬所官鉞
言宜聽本部會考帝不從洪遂署考移兵部銓注鉞
等寢不即奏帝責以抗旨令對狀鉞等引罪詔宥之
而停司屬俸三月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
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于是官旂鄭彪等皆援全例

請優職鉞執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語帝悉之優

責對狀奪一月俸鉞既驟諫不用失上意且知為近

倖所嫉有去志會病遂再疏乞休馳驛歸未行卒贈

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塋久之賜謚恭簡子憲正德

十二年進士官行人諫武宗南巡死于廷杖贈監察

御史

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鄢陵知縣

有善政嘗出郊旋風擁馬首不得行時中曰冤氣也

命隸跡之旋入蔬圃繞行井不散掘之得屍有識者

曰某也竟其獄乃其婦與所私者殺之也遂伏辜十年

召拜御史督察畿輔馬政正德初請革真定河間諸府皇莊還之民不報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咸屬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時中言珪和媚大夏昏耄皆不當推舉由是兩人各求退而焦芳遂代文升時咸以時中為失言出按宣大諸武職以贓被訐者逮繫至百餘人為東廠太監丘聚所奏時劉瑾方欲立威即捕時中下詔獄痛掠之令荷重枷通衢滿一月乃奏時中病甚再宥幾殆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且哭且訴宇不得已言于瑾許暫釋俟病愈以聞踰四旬未愈即謫戍鐵嶺衛瑾誅起四川副

使遷湖廣按察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世宗立召為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年父喪除起故官
會上章聖太后尊號時中言本生二字不當去及上
册寶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時中與焉帝責令對狀
已而貰之歷兵部左侍郎冬代李鉞為兵部尚書中
官黄英死詔録其家八人官錦衣時中諫不聽御馬
太監閻洪請收補勇士以實騰驤四衛時中言四衛
勇士已萬八千五百人不宜更益爲太倉蠹疏入忤
旨奪郎中以下俸天壽山守備中官劉岑請七陵軍
士毋隸巡關御史校閱太監蕭敬從孫欽乞恩遷轉

時中優執奏言參方以隱占陵軍被詰而鋭辭責聽不可許如鐵等輩乞概禁絶以杜倖門帝察其誠許之七年叙薊州平盜功監及通州守備郎祐為言官李鳴鶴等所劾時中辭位語訟言者給事中劉世揚等不平言時中每被彈劾輒肆忿詈昔年訟御史陳臬鎮代人營缺今又詆鳴鶴等為人鷹犬殊失大臣體且事已行勘是非宜付公論不當逞忿箝制言官帝于是切責時中令歸聽勘十年春兵部尚書李承勛卒復起時中代之御史郭希愈請重兵部侍郎之選以素歷邊徼著才畧者為之令分掌邊方內地軍

務自選曹屬有智計者為贊畫有警即畀以提督之任則職專而志定宜可倚緩急吏部議從之已得旨矣時中言尚書侍郎統理一部不當分限致有乖隔而曹屬亦各有攸司何可專委一二人贊畫且國家以武臣總兵文臣總制臨事廷推簡命事定則將歸于班行兵散于營伍故將無久握之權兵無不戢之志今欲以兩侍郎分領恐非祖宗臨時遣將之深意也況預定兩侍郎將兵之任則諸鎮撫皆將覬望諉避或誤事機設侍郎一有事故又將誰屬哉帝遂從時中議罷不行居數月帝欲用王憲于兵部乃調時

中刑部尚書明年彗星見應詔陳六事多報可惟請宥狂愚不從坐論御史馮恩獄落職閒住始恩疏誣時中委靡目為具臣及是反以寬恩得罪時議稱為長者久之遇赦復官致仕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上高知縣縣故無賊而華林賊方熾邑人皆恐以旂糾鄉兵治戎器賊不敢犯以治最徵授御史出按河南宸濠反鎮守太監劉瑾賊心腹也倡議停鄉試以搖衆以旂言賊不久且滅河南去江西遠罷試無名乃止瑾又宣言帝親征道且出詐牒取供頓銀四萬兩巡撫錢

予之以旂曰俟勑至圖之未晚竟不予世宗繼統欽
加與獻帝皇號以旂抗言不可已上弭災要務曰勤
聖學曰信詔令曰防矯偽曰公賞罰其言防矯偽謂
近日張漢之贓司禮竟從中署免科臣不得預聞部
臣無憑稽驗此啓矯偽之漸也請遵祖制諸司章奏
悉發六科抄行聽其封駁報聞繇遷兵部右侍郎二
十年徐呂二洪竭漕舟膠命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
漕踰年而渠水通流輸運無阻以功進秩一等尋拜
南京右都御史以旂廬聚寶門外多親故出入必取
他道避之語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過此當取

為則也二十五年召為工部尚書明年改左都御史
其秋代陳經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是時陝西總督
曾銑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數下優旨奬銑而
令以旂集廷臣議之以旂等力主銑議議上帝意忽
咎銑令再議于是以旂等懼恐盡反前說帝不悅與
議者皆奪俸而獨免以旂令代銑總督三邊軍務以
旂既至盡罷銑征繕調發諸役省務休息又明年套
賊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樂卻之
已復來犯并及鎮番山丹參將蔡勲邀擊馬宗援等
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奪馬牛器械無

算論功陞以旂一子其年八月寇數萬騎犯寧夏塞外將入犯官軍奮擊斬首六十餘級寇遂宵遁頃之以寧夏魏信堡被寇責以旂調度失宜奪俸三月三十年仇鸞開馬市于大同命延綏寧夏亦開市其冬二鎮市馬五千匹其酋狼台吉等約束所部終市無譁三邊總督以旂以開市大費二鎮文武將吏以旂獲拜金幣之賜既而錄延綏將士破敵功再陞一子以旂在鎮六年盡瘁邊計修築延綏城堡墩臺凡四千五百九十餘所又築蘭州邊垣皆堅完足恃其加官自太子少保至太子太保比卒軍民為罷市帝亦

哀悼贈少保謚襄敏再予一子官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早有器識為諸生屬山東盜起上勒寇十四策于知府知府異之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以與王府有違出為廣德知州嘉靖初祖憂去起補滁州指揮徐爵為軍士所訟邦瑞欲治之爵亡走京師反訐邦瑞下巡按御史問狀爵抵罪累遷南京吏部郎中疏陳三事一請刪訂會典一請令舉人監生家居者聽有司及學使者考覈歲上吏部一請罷吏員納銀入仕詔下之所司出為陝西提學僉事坐歲貢不中式五名以上貶濱州知州再

邊固原兵備副使涇邠巨盜李孟春流刦河東西督兵勦平之祖母服除復提學陝西轉參政又以母憂解職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寇嘗乘兵入犯設伏敗之在任二年邊境寧謐改南京大理卿未上召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二十九年俺荅躪犯都城朝廷震駭命邦瑞總督九門給旗牌令以軍法從事邦瑞乃乞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而大啓郭門納四郊避寇者已而兵部尚書丁汝夔下獄命邦瑞攝其事兼督團營會寇已退請錄九門諸將徐鏞等功治都指揮陳善等五十八人罪且濬治

九門濠塹皆報可邦瑞見營制久弛極陳其弊遂罷
十二團營悉歸三大營以咸寧侯仇鸞統之邦瑞亦
改兵部左侍郎尚督營務復條上興革六事中言宦
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宦官之提督監槍者帝報
從之邦瑞又舉前翰林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旞
知兵並改官兵部分理京營事于是戎政駸駸改觀
矣未幾帝召兵部尚書翁萬達未至逮之遂命邦瑞
代帝知邦瑞才頗推心委信邦瑞亦條上安邊十二
事而仇鸞怙寵肆恣不使邦瑞所為事多齟齬且陰
構于帝于是帝眷漸移會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

嗚大同總兵官徐玨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勲代鳳鳴察云副將徐仁代玨寺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論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尚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主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令由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託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悦下旨譙讓鸞又欲節制邊將罷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益肆譏構明年二月邦瑞復陳安攘大計遂嚴旨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月大計削籍陳竟除名以趙錦代之邦瑞去而鸞益横明年誅死錦亦坐黨比遣戍于是帝漸

思邦瑞踰十年京營缺人帝曰非王邦瑞不可乃趣
故官仍之既至疏陳便宜數事悉允行踰年卒贈太
子少保謚襄毅遣行人護喪歸葬邦瑞嚴毅有執識
量弘遠遇大事應機立斷歷官四十年所至有建樹
以廉節著子正國進士南京刑部侍郎
聶豹字文蔚吉安永豊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華亭
知縣治有聲績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司禮太監張佐
違詔收補工匠禮部尚書席書乞留其弟翰林豹皆
劾之巡按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司市舶
者出為蘇州知府以俗尚侈靡用嚴為治期年而政

舉以憂歸服除久不起二十年科道邢如默貢舉等會薦天下遺賢起豹平陽知府時山西頻歲中寇民無寧居豹欲繕修守備下教諭富民俾出錢助費罪疑者許輸贖于是得三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練鄉勇六千守之明年寇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寇遂退御史以狀聞由是廷議以豹為知兵給事中劉繪大學士嚴嵩皆薦之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俄大計拾遺言官疑豹前在平陽有所乾沒入豹名疏中會太學士夏言惡豹遠下詔獄未幾言亦下獄曰吾惭見雙江雙江者豹別號也及豹

相對無怒色言大悔服明年事白猶落職歸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禮部尚書徐階豹知華亭時所取士也為豹訟冤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明年以獲朶顏謀者哈舟兒大賚文武將吏豹亦增俸一級尋轉左侍郎協理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鸞請調宣大兵入衛豹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鉤豹過無所得乃已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尚書翁萬達卒于道以豹代之奏上防秋事宜又請增築京師外城谷報可是年秋寇大入山西總兵官李淶軍覆寇

大掠二十日而去總督蘇祐反以大捷聞爲巡按御史毛鵬所發章下兵部豹不能執正言寇雖有所鹵掠而我師力戰斬獲適當賞上玄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進秩任子者數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錦衣世千戶明年京師外城成再進太子少傅張堅以行賄推大同總兵官兵科王國禎等疏論之豹言會推時國禎亦在列何爾時不言國禎復奏堅以千金賄邊舉朝所知臣向言于職方郎而豹不聽何得謂臣不言耶因力詆豹迂疏狠愎帝覺奪堅職置豹不問其年九月豹以南北屢奏

捷僕歸功上玄請帝告謝郊廟受百官賀更詔示參下彰盛美帝但從告謝已而類奏諸邊功次僕稱引玄祐請行大賚帝從之豹亦進太子太保當是時西北邊嚴邊寇患而東南倭又起羽書日數至豹本無應變才舉措周章而大學士嵩與豹俱江西人徐階亦入政府兩人皆右豹故豹甚為帝所任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為憂而豹卒無所籌畫徒以虛文支吾由是帝漸知其短思有所易置會侍郎趙文華陳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責之豹震懾請罪僕辨

增官開市之非再下詔譏讓豹愈惶懼條便宜五事
以獻帝意終不懌降俸二級頃之竟以中旨罷豹初
聞王守仁良知之說而好之既見與辨難益心服後
聞守仁沒為位而哭以弟子自處及繫獄著困辨錄
于守仁之說頗有異同學者稱服焉晚遭柄用值天
下多故不能有所建樹依違君相間勤稱玄功迎合
上旨于是士論少之卒隆慶初贈少保謚貞襄

綸曰國家值多事之秋則中樞最要嘉靖朝自始用
彭澤繼以金李諸人皆極一時之選迨張瓚者寵任
八年邊事盡壞而後乃倏進倏退若傳舍然馴至都

城被圍中樞熱䜴然後君臣動色相驚吁亦已晚矣